

拨一拨，聊一聊，温岭热点尽在“掌”握

热线 86901890



慕心海：我喜欢你的寂静

赵佩蓉/文

溪涧、石径、树影、层云、远海、老屋，这些或清逸流动的或刹那静止的物象，安静地挤进我的视野，散淡地组合，凝成深刻的特写，瞬间丰盈抵达。

这是在慕心海，玉环市龙溪镇山里村的一处度假山庄。偌大的山野，车声不闻，人声也稀。蓦然间，一羽山鸟，振翅逐掠，倏忽隐入云天。我无端地想起“云海相望寄此身”的诗句，说的似乎就是眼前的情状。有一种天老地荒的安宁，将扰攘市声和浮躁心气悄然过滤。

山庄的门口，独有一丛花树。枝干分出的桠条攀爬在木栅上。青白花朵，细细碎碎地结附在枝蔓上。风来摇曳，愈显清瘦。风止花定，终归是寂寞。我的双目兀自沉浸，以凝视的姿势对着这蓬花树：沉寂的天色，降落在枝叶上。叶片已经从“丰腴”“茁壮”“蓬勃”这些饱满感强大的词语中挣脱出来，初现倦怠。经历了无数次的擦身而过，背负了无数次的日出月落之后，再骄傲的花朵，也已经循服了自然之道，好似美人卸了妆容，垂下长睫毛。如果肯俯身，你可以读到诸如“敏感”“颓败”“沉潜”的意味。我可以用寥寥几笔勾勒浮

动的画面，却不能轻易抵达生命中至深的幽寂。

“明月楼高休独倚。”平日，在城里的高楼上，我能看到的不过是更高耸的建筑。即使偶尔看到远处天空的一块灰白，也是隐没于一片喧嚷中。这一次，我决计在山头等月亮。不间断地伴以想象，我期待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的景致。偏偏，流云飞渡，天光突然暗下来。夜空是淡而闷的灰色，沉甸甸地垂下来。只有几颗疏离的星星，存心敷衍的样子。有雨丝飘过来，挂在狗尾巴草的芒絮上。草尖一颤，就滴落在地，渗进潮湿的泥土。天色全暗了，凉风习习。夜虫在灌木丛中唧唧啾啾地唱。激越处，像是沸扬聚会饮酒行歌的高亢与兴奋。低沉处，分明是浅茶轻啜醉梦呓语的缠绵与迷糊。参差的音符，经过风的推送，流水一般延绵。

微抬眼，将视线一米一米朝前方延伸。万家灯火落在望不到边际的海面上，泛起粼粼的光亮。浮光纠缠着夜色、微雨、秋声，形成混沌的气流幻觉，像魅异的猫，踮起脚尖跑过瓦垄。

原以为枕着涛声入睡是件风雅事。不曾想，凌晨三点，潮涨得高，一浪一浪地奔涌。梦中惊醒，再无法安眠，推门出去。迎面吹来清凉雾气，秋天的况味分明起来。咫尺之外，黑乌乌的海上，汹涌洪波，咆哮翻滚，飞溅进射。

理与欲，生与死，相生相克地酝酿。如同莽夫壮汉，披头散发，跣足狂奔，似痛哭，又似长歌。所有的捆绑和束缚都被斩断，这种桀骜，这种粗犷，以躁动和喧嚣不断地撞击。我的心，紧了又紧。我的耳朵专注地容纳猛浪的嘶吼，周身陷入深不可测的阒寂。两个小时

后，耳畔的轰响随着云团的挪移，慢慢示弱，逐渐止息了。涛声越来越柔和，几不可闻。大海竟然被驯服得如羔羊。

浓云雨雾没有散尽。天际发白，熹微的光芒，浅浅地晕开。大块的云絮聚焦透明的金色质感，让人疑心粉面将要出浴。千呼万唤之间，忽有团云涌簇，山中的雨，来得急。只见雨点晶亮如珠，连缀成线。山中的雨，去得也干脆。一抬头一转身之间，竟雨止天青。澍雨，花木皆嗜。风捎来草木泥土芳气，亦无声响。

《道德经》里说，致虚者，天之道也。守静者，地之道也。难得，在山中，在海边，能够心无旁骛地谛听自然万籁，只觉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油然而生。白驹过隙处的人生，有无数的可能，去接纳去喜欢时空中的一切——晚风、暗夜、朝雨。世象万千，每个人注定要在经历波峰与波谷的跌宕之后，才懂得虚静的要义，才能够活得更明亮。何况，我素喜这样的纵横开阖，人跟天地之间，有无拘无束的亲近。

生活不易，人间值得

刘亚华/文

朋友这两年接连遭遇事业的打击。起先是因为用全部家当投资的公司生意冷清，束手无策的他只好关门大吉。后来不得已出门打工，新去的公司人际关系又太复杂，他受到同事的排挤，一气之下辞了职，干脆天天宅在家里，整天以喝酒追剧度日。他说自己人到中年依然一事无成，对不起家人，也无颜面对亲朋。对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。

见他这样，我们心里也很难过。有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刚好缺人手，便介绍他去。他起先有些犹豫，拉不下面子，又觉得公司太小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后来经不住我们的劝说，还是去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完全适合了新公司的工作，并在新公司如鱼得水，整个人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

几个月前，同事失恋了，每天上班无精打采。也许是用情太深，失望太大，他曾不止一次萌生悲观厌世的念头。他本以为从前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中跳出来，会遇上一段美好的爱情，便努力地付出，倾尽所有讨女友的欢心。哪知道，越相处越矛盾不断，最终女友提出了分手。这个结

局对他打击很大。

其实，同事工作能力强，只是个子有些矮，长相又平平。我们都劝他，爱情需要等，要努力振作起来，总有一个适合的女子等着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沦，他从失恋中走了出来，努力工作。对于我们给他介绍的新女友，他起先避而不见，说再也经不起感情的伤害，要一个人过一辈子。后来他想开了，也降低了自己找女友的标准，开始寻找新的爱情。他坚信，不久以后，会有一个真正赏识他的女子走到他身边，和他共度余生。

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一书里说：“生活总是这样，不能叫人处处满意。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。人活一生，值得爱的东西很多，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，就灰心。”是的，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，就灰心，我们要满怀热情，努力地生活，快乐地工作。跳出内心的悲伤陷阱，勇于接受事实，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不满意就放弃了生命。也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不满意，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。自己的负面情绪，不仅会让自己不好过，还会让人整天看着你的脸色行事，如履薄冰、度日如年，让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

生活不易，但人间值得，值得我们用热忱去对待，用勇敢去面对，值得我们用开心的笑脸、不屈的精神来过好每一天。

特殊的乘客

佟雨航/文

这几年，三狗家里有了几个闲钱，老婆秀芳便独断专行，决定买一台小汽车让三狗开着去镇上拉客挣钱。三狗兜里揣着证呢。

小汽车买回来的当天，秀芳叫三狗拉着她和孩子到娘家“秀”了一圈。第二天，三狗就正式走马上任，开着小汽车去镇上拉客挣钱了。

三狗到镇上一看，立刻就傻眼了。镇上拉客的小汽车一辆挨着一辆，从街头一直排到了巷尾。自从“汽车下乡”后，买小汽车的农民摩肩接踵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农民买小汽车自然不能摆在家里当“花瓶”，除了自家出门使用外，再就是到镇上拉客挣钱外快。但小镇的客源就那么多，不会因为小汽车增多就增多，而来镇上拉客的小汽车却与日俱增。

镇上车多客少，竞争自然激烈。于是，车主们便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一个个嘴上像抹了蜜一般甜。

颤颤巍巍向三狗他们这边走了过来。见有疑似乘客出现，光头强立马丢下三狗赶紧迎了上去，边贴心地用手搀扶着老太太，边热情地说：“大娘，您老去哪儿啊？我送您吧？”

老太太也不说话，径直来到三狗的面前，指着三狗的车说：“我坐他的车。”说着，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三十元钱，递到三狗手上。三狗捏着那钱，呆呆地木在那里，突然两眼热泪盈眶，带着哭腔喊了一声“娘——”。

光头强先是一愣，转而哈哈大笑：“嘿，三哥，可真有你的！大家还都说你嘴拙，我看你是舌灿莲花啊！大娘坐你一趟车你就开口管人家叫娘了，再急着挣钱也不能随便认娘啊！要像你这样，我不遍地是娘了……”

三狗大声说：“光头强，这真是俺娘！”原来，三狗娘昨晚听到儿媳妇和儿子干仗了，所以，她今天特意走了十来里路，给儿子“消灾解难”来了。

次日清晨，三狗早早起了床，他来到娘的房间，对娘说：“娘，儿子今天一定不会让您再失望……”

绝处逢生第二十七章 唇枪舌剑（上）

（上接10月23日2版）

江鑫荣/文

薛承左思右想，觉得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。他跟叶亦双已经挣扎在生死边缘，他决定必须要跟对手过过招，去找叶潇谈判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要变被动为主动。

当薛承一脚踏进叶宏远生前的办公室，诸事立马浮现眼前。沧海桑田，当年的他可谓意气风发，时隔多年重回故地，却是低头求人，这令他何其哀伤。

叶潇见他来了，带着轻视的眼神，似笑非笑，“大名鼎鼎的薛总，今个儿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呢？”

薛承觉得今天过来的目的很明确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他也用不着拐弯抹角地说话，便正色道：“我今天过来的目的很简单，请你履行当初的约定，不要干涉祁阳分公司的一切事务。”

叶潇露出轻蔑的眼神，脸上挂着痞笑，“薛总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，看来你们对总公司的决定有些误解了吧。”

“误解！”薛承冷笑道：“我只看到了事实，你派人霸占了祁阳分公司，这眼见为实的事情，何来误解？”

“这个决定是经过全体高层人员一致通过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就算你要质问，也无法把这笔账扣到我的头上吧！”叶潇恶狠狠地说，突然露出狰狞的面孔。

薛承努力压住火气，说道：“这个决议到底是如何确定的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”

叶潇一声冷笑，狡辩道：“你说的话，让我越来越糊涂了。”

“既然你有意推脱，那我们就换个话题说吧！”薛承一针见血地问：“几年前，你当着族人的面与你的胞妹签订的协议，可曾记得？”

薛承的问题很突然，让叶潇的脸色随即变得非常难堪，额头两侧的青筋不停地跳动，他收住笑容，神情显得很严峻，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曾经保证过不会触及祁阳事务，这白纸黑字还摆在那里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？”薛承严厉地说道。

叶潇被薛承揪住痛处，脸色越发难看，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又诡辩：“我说过了这件事情是公司决定的，不是我个人意见。你就算有什么不满，也该找董事会，由董事会决定是否撤销这项计划。你今天来我这里兴师问罪，算什么意思！”

“你是董事长，凡是公司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你签字同意，我去找董事会不是多余吗？”薛承义正词严地说。

“既然你认为我是董事长，有权做出重大决策，那我就问你几件事情！”叶潇不甘示弱地说。

“请说！”

“祁阳分公司是否接连失利，并且败给同一家公司？”

“经商有得有失，这不是属于正常范畴吗？”薛承辩解道。

“祁阳分公司旗下的几个项目是否因为管理不善，而给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！”叶潇黑着脸问。

“你指的什么事？”

“项目经理失踪，工头卷款跑路，员工打架斗殴！”叶潇大声指责道。

薛承怔了怔，立马解释说：“的确发生过这些事，但都被我们及时解决了。”

“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事情本身可能解决了，但造成的影响和损失，那又该如何计算和挽回呢？”叶潇愤怒地说：“竞标失利这件事对宏远集团造成的负面影响，岂是你们三言两语能消除的，想必你也听说过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吧！”

“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实的谣言，但这只限于言语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。”薛承辩驳道。

“薛承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我是孩子！”叶潇冷笑道：“假如没有影响，宏远这些高层怎么会集体要求总公司监管祁阳分公司？假如没有影响，那些宗族长辈为什么会坐立不安，同意董事会的决定？我看你是在小公司待久了，忘记了大公司的制度了！”

叶潇的话，让薛承一时僵在那里。他没想到叶潇的言语如此犀利，不仅思维敏捷，而且逻辑能力特别强，他当真要对他刮目相看。

“事情发生了，有些情况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我们会努力去补救，但祁阳分公司不需要你派人来协助。”薛承压住声音，表情严厉。

“你搞错了吧！”叶潇一脸得意地说：“我不是派人来解决，是公司决定派人来协助祁阳分公司发展业务。”

“薛承，不需要混淆视听，我只需要你遵守自己的承诺！”薛承厉声道。

“事已至此，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，我的上面还有整个叶氏族人，我说了不作数。”叶潇推诿道。

“叶潇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！忘本负义的事情我看你还是少做为好！”薛承告诫道。

“你少唬我，我叶潇也不是被吓唬大的！”他讥笑一声。

“到底要我们怎么做，才可以让你们的人撤回来？”薛承压住火气问。

“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总公司是派人去协助你们，不是去监管你们，只要时机成熟，公司自会召回他们！”叶潇说道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

“不管是协助还是监管，我们自己会妥善处理，无须你们插手！”薛承声色俱厉。

叶潇忽然换了一副神态，笑着说：“薛总，你们大可以放心，我们不会做那种鸠占鹊巢的事。等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又会恢复到以前那般和睦，互不干涉！”

薛承看到叶潇那副丑陋的嘴脸，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他知道再怎么耗下去，也是无法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他起身就走，最后留了一句话：“我希望你说话算话，适可而止！”

“不送！”叶潇嗤之以鼻。

（未完待续）